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蔣如燕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五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之二

祝迎尸於門外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為禮周官掌次凡祭祀張尸次

賈氏公彥曰祝出就次尸乃出次祝迎之入門也

敖氏繼公曰迎尸不拜者禮不主於已代主人迎

之耳其或有拜妥尸之類乃從於主人為之也門謂廟門

主人降立于阼階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不迎尸成尸尊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為厭敖氏繼公曰注厭字葢用喪服傳文也似失其義欲改作屈　敖氏繼公曰阼階東亦直序西面主人位於此則子姓兄弟在主人之南者其亦南於洗

西與

桊主人降在尸入之先亦所以迎之也特不出門外耳立於阼東主位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案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士雖無君道亦尊尸主人不迎　方氏慤曰尸者神象廟門之外以人道為尚廟門之内以神道為尚凡迎之禮必

出門焉故迎牲而不迎尸

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

正義鄭氏康成曰侍盥者執其器就之執簞者不授巾賤也宗人授巾庭長尊少牢禮云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　賈氏公彦曰上經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槃匜巾等鄉門左就之

案周官大祝逆尸小祝沃尸盥大夫士祝一人而已少牢禮宗人沃盥此篇宗人授巾則沃盥者蓋羣執

事

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延進也在後詔侑曰延禮器所謂詔侑武方者也賈疏彼注武無也若檀弓子事父母左右就養無方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　賈氏公彥曰士虞禮尸謖祝前鄉尸鄭注云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為之節彼祝在尸前道之此則在尸後詔之故云延也　孔氏穎達曰尸神

象事之如祖考故祝在前道之在後贊之鄭行葦箋

又云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右尸入

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

正義孔氏穎達曰古者立尸令坐尸慮尸之不自安

也拜尸使安坐

案妥尸解已見士虞禮

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

正義孔氏頴達曰祝先奠爵於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

敖氏繼公曰饗饗神也凡饗祝之辭雖或言於尸之前實主為神也如初再拜稽首也　鄭氏康成曰饗勸彊之也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為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賈疏引舊說證圭為潔明之義　敖氏繼公曰注引舊說蓋據戴禮而言

案於尸坐而又祝饗象神之來假也自此而九飯而三獻加爵至於利成所謂饗之也士虞不饗喪祭禮畧也少牢不饗大夫禮變於士也

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挼依注音墮擩如悅反又而弦反後同注今文改挼皆為綏古文此皆為挼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挼祭祭神食也賈疏鄉者陰厭厭飫神今尸來升席而挼祭祭訖當食神餘　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官曰既祭則藏其墮賈疏守祧文墮與挼讀同耳擩醢者染於醢肺祭刌肺也賈疏下記刌肺三注為尸主人主婦此經云肺祭明是刌肺非舉肺

陳氏祥道曰注謂下祭曰墮是與春秋傳所謂隋成

之隋同記曰祭黍稷加肺報陰也周人所祭莫先於肺尸墮祭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　李氏如圭曰周禮九祭六曰擩祭擩祭者換於醢以祭不食也郊特牲曰祭肺貴氣主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命詔尸也　敖氏繼公曰挼祭即挼祭也挼字蓋誤

案士虞祝命佐食墮祭與周官贊墮文同注謂下祭曰墮竊疑祭薦亦下祭也何獨於黍稷肺之祭而謂

之墮敖氏謂挼即挼字之誤檢下經佐食挼挼祭則挼字一解挼字又一解其非字誤明矣然墮祭之祭黍稷也肺也其挼之則佐食也命之挼則祝也祝命佐食非命尸也大約尸先祭豆而祝即命佐食取黍稷肺挼祭士虞立文甚明此經祝命佐食墮祭尸於是先祭豆正欲與挼祭之節相接耳鄭注命為命尸非命佐食似與前說相悖

通論陳氏祥道曰周官大祝隋釁小祝大祭祀贊隋

周官作隋士虞作隓少牢與禮記作綏特牲作挼其實一也天子諸侯或墮於堂上或墮於室中固不可考要之其物黍稷與肺其樂鐘鼓贊之以祝授之以佐食臧之以守祧而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禮曾子問攝主不挼士虞無尸不挼以攝與無尸非備文也

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啐七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酒穀味之芬芳者齊敬共之唯恐不美告之以美達其心明神饗之　敖氏繼公曰尸

告旨而主人先拜尸尊也

通論朱子曰酹酒有兩説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惟天子諸侯有之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酒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

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鉶肉味之有菜和者賈疏此即公食大夫牛藿羊苦豕薇之等以其盛之鉶器因號羮為鉶若大羮則不調以鹽菜曲禮曰客絮羮主人辭不能亨賈疏引之證鉶羮有五味調和故告旨

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爾士虞禮作邇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爾近也近之便尸之食也

案少牢爾敦在舉肺脊後此在前者士禮變乎大夫

禮也士虞禮與此先後異者喪祭反乎吉祭也

設大羹湆于醢北大音泰湆去及反注今文湆皆為汁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羹湆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

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嚌大羹不為神非盛者也士

虞禮曰大羹湆自門入賈疏引士虞禮證迎尸後乃從獻來也 賈氏

公彦曰醢北謂薦左案公食大夫禮昏禮大羮湇皆在薦右此在左者神禮變於生人士虞禮大羮湇設于鉶南在右與生人同有不忍異於生故也　李氏如圭曰士虞記曰無尸則無大羮湇大羮在薦左者神禮變於食　敖氏繼公曰此湇為尸設乃在左者以其居神位故變於常禮也虞禮湇在右者喪祭也凡祭而設湇尸皆不以之

案大羮湇設於醢北亦不逼近醢遥繼醢而言耳蓋

當豫留羞四豆之地也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祭不祭者其常也故虞與特牲亦皆不祭虞而無尸則無大羹湆有尸則有大羹湆周官云羹齊視夏時凡設湆皆即席後乃入

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　李氏如圭曰肺離肺也周禮九祭五日振祭振者將食既擩必振乃祭也牢肉皆

擩於醢

乃食食舉

正義敖氏繼公曰乃食乃以右手食食也既食食則食舉所以安之　鄭氏康成曰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賈疏牲體或七或二十七皆據骨節今言食故知體皆連肉　李氏如圭曰食舉即肺脊也食必先舉之故曰舉

存疑賈氏公彦曰乃食謂食肺舉謂正脊

案乃食者連上黍稷而言也又云食舉者見先食黍

稷後食肺脊也下文尸實舉於菹豆注云舉謂肺脊甚明疏兩誤

主人羞肵俎于腊北

正義鄭氏康成曰肵俎主於尸主人親羞敬也神俎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　敖氏繼公曰肵俎一而已故主人可以親設之神俎多宜使賓也不言降與升省文少牢禮曰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階

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飯父晚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少牢饋食禮侑辭曰皇尸未實侑孔氏穎達曰釋詁文侑報也毛詩傳侑勸也鄭箋云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　敖氏繼公曰祭以饋食為名故當食而尸尤尊雖主人拜亦不答也案曲禮三飯主人延客食胾士昏禮三飯卒食公食禮賓三飯公以束帛侑皆以三為節故注云三飯禮一成古人行禮未有不答拜者上文兩告旨於禮尸

本宜拜而主人先拜尸答拜者尸尊也此告飽主人拜者為侑尸食也故尸又三飯以順主人之歡心而不答拜焉

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幹長脅也獸腊其體數與牲同賈疏下記云腊如牲骨 李氏如圭曰正脅曰幹此經無正脅則幹通謂長脅 賈氏公彥曰大夫之禮獸魚別舉此

獸魚一時同舉　敖氏繼公曰此一舉也是雖連舉三俎之實然同時相接為之故但主於牲而總為一舉耳下文放此凡於尸每食必舉牲體若骨者明主人以此供尸食也　郝氏敬曰佐食受加於肵俎猶虞祭實於篚也

案尸此時左手仍執肺脊其受之佐食而振祭嚌之者皆右手也嚌畢仍授佐食加於肵俎者既嚌則不可以反於神俎且將為祭畢佐食徹尸俎有司歸尸

地也

尸實舉于菹豆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將食庶羞也舉謂肺脊　敖氏繼公曰既三飯而奠舉士吉祭之禮然耳士虞則不食舉卒食乃授之是其異也

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

正義鄭氏康成曰庶衆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為異味

李氏如圭曰王制云庶羞不踰牲　敖氏繼公曰少牢禮羞兩胾兩

醢此亦當放之也左亦醢之北湇之南也南上者胾醢相閒兩胾各在醢之南也四豆乃不縪者統於正豆也正豆兩兩而為一列故此豆雖有四亦不宜縪以異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四豆者膮炙胾醢南上者以膮炙為上以有醢不得縪也賈疏一醢不得與胾炙相對相對之法炙在南醢在北胾在北醢在南如此見得縪少牢兩瓦豆胾兩瓦豆醢亦得縪者以其四豆胾醢相對故鄭皆云縪也

案少牢大夫禮庶羞四豆兩胾兩醢士禮焉得過之

而用膮炙乎但少牢兩胾一羊一豕特牲則兩胾皆豕此其異也公食禮聘禮明著膷臐膮之文皆以其大牢故也

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再成也

案侑如初謂祝釋辭而主人拜

舉骼及獸魚如初骼音格後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獸魚如初者獸骼魚一也　敖氏

繼公曰此再舉也

案舉之者皆佐食也如初兼謂祭嚌

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三成也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

案自此已上祝迎尸延尸於周官大祝之職所謂相也祝饗者再所謂享也命佐食挼祭所謂隋也九飯而三侑所謂右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禮有以多為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十一飯有以少為貴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蓋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皆以三飯而又加者也正飯致其隆故貴多加飯嫌於瀆故貴少此飯禮所以不同也賈疏一告謂之一飯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飯必告飽而告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道其勤有樂

以樂其心然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少牢七飯告飽而侑則十一飯再侑飯多而侑寡者蓋禮殺者儀慼故告飽速而侑多禮隆者儀紓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所以不同也

案虞尸九飯不侑特牲亦九飯祝與主人同時侑少牢尸十一飯祝與主人更侑皆互相變

舉肩及獸魚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綍而

前終始之次也賈疏先舉正脊自上也次舉脅卻也後舉骼下縛也終舉肩前也前者牲體之始後者牲體之終故云終始之次　李氏如圭曰案少牢饋食禮載牲體之次肩臂臑膊胳在俎兩端脊脅肺在上其序肩脊脅骼今尸舉牲體如縛　敖氏繼公曰此三舉也獸謂獸肩　賈氏公彦曰少牢腊魚皆一舉特牲惟三俎腊魚皆三舉

案注謂自上而卻下縛而前以是推之其升之鼎也有尊卑其載之俎也有體次正為舉之之時地也舉

正脊者以其貴於橫脊舉長脅者以其貴於短脅牲之前體肩為上臂臑次之以其近於先舉之脊也後體骼為貴肫次之以其近於不升之髀也內外饔之辨體名肉物有以也夫

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盛音成

正義鄭氏康成曰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於肵俎將以歸尸俎釋三个為改饌於西北隅遺之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臑也賈疏知者案下記云尸俎右肩臂臑

肫胳正脊二骨横脊長脅二骨短脅今尸已舉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骼肩則脊脅各有一骨在前脚二節後脚二節各舉其一訖前脚舉肩訖宜次盛臂後脚舉胳訖宜次盛肫前後各一節及横脊短脅以歸尸前脚唯有臑在并正脊長脅各一骨為三也魚則三頭而已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若干个者此讀然 敖氏繼公曰俎釋三个不可遽空神俎也腊俎三个蓋如牲俎

舉肺脊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肺脊初在葅豆 賈氏公彦曰少牢云上佐食受尸

牢肺正脊加于肵注云受者尸授之也　敖氏繼公曰其所俎南也

案舉肺脊授尸與舉肺脊加肵相為終始爾敦與反敦亦相為終始祭以特牲饋食為名所重在是也自是而獻禮乃行

右尸食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酳羊進反注今文酳皆為酌

正義鄭氏康成曰是獻尸也云酳者尸既卒食又欲

頤衍養樂之不用爵者下大夫也　賈疏決少牢主人降洗爵酌酒用爵不用角也　敖氏繼公曰不言降以升見之

案酳義已見士昏禮及士虞禮

通論陳氏祥道曰卒食必有酳曾子問言侑酳是侑食而後有酳也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是饋食而後有酳也特牲少牢之獻皆曰酳尸則大夫士無朝獻饋獻之禮特酳尸於饋食之後而已　孔氏穎達曰四升曰角宗廟之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

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角受四升其器小佐食洗散獻尸散受五升其器大是尊者小卑者大也

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注古文無長

正義鄭氏康成曰肝肝炙也　孔氏穎達曰炕火貫炙之謂炙肝以從獻酒之用行葦箋曰燔用肉炙用肝　賈氏公彦曰直言肝從亦當如少牢賓長羞肝縮執俎肝亦縮進氺鹽在右但文不具耳

案此尸之拜酒祭酒啐酒一與賓禮同但不離乎席

者尸以象神尊也

通論孔氏頴達曰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骨體陳於俎既獻酒即以燔炙從之非尸賓常俎故爲從獻

尸左執角右取肝揳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葅豆

正義敖氏繼公曰置肝於葅豆尊者之吉禮然也

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

正義毛氏萇曰皇大也　鄭氏康成曰曰送爵者節

主人拜　敖氏繼公曰云皇尸卒爵明主人當送之也後言之者見送爵之辭指主人尸卒爵不拜既乃俟主人先拜者所以深見其尊尸也祝釋辭其東面於尸席前之東與

案敖文則角通云爵經於此見例

右主人酳尸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　醋才各反與酢同注古文醋作酢

正義鄭氏康成曰醋報也祝酌不洗尸不親酌尊尸

也　賈氏公彦曰酢主人宜親洗爵尸尊由祝代酌故不洗也　敖氏繼公曰祝不洗而酌解見前篇

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注今文挼作綏

正義鄭氏康成曰退者進受爵反位尸將嘏主人佐食授之挼祭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　敖氏繼公曰以神俎敦之黍稷肺祭授之者象尊者賜之食然案宗廟之中尸最尊主人次之主婦又次之其墮祭得如尸禮自祝而下則僅有離肺而無祭肺蓋犧牲

粢盛惟主祭者得與所祭者共之者也故其挼祭也同祭而攝則不敢行此禮所以重宗尊適而别乎正主也

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嘏古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聽猶待也受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待尸授以長大之福也　敖氏繼公曰進進於尸前而聽其嘏已之辭下文云親嘏主人是也又以少牢禮所言者參之則嘏云者蓋致福於人之稱　方氏慤

曰天保詩云降爾遐福此福所謂長也楚茨云以降景福此福所謂大也壽祿為五福之先故以長大言之

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摶大官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獨用黍者食之主賈疏黍為穀之貴者其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賈疏少牢云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也

敖氏繼公曰

饋食之禮主於黍稷而黍又其尊者故特取之以通其意焉然則遠辟大夫禮也少牢饋食禮所載嘏辭乃祝傳尸嘏者也此尸親嘏其辭之首與彼異　郝氏敬曰獨摶黍者尸食惟黍　賈氏公彦曰少牢不親嘏者大夫尸尊禮文此親嘏者士尸卑禮質

通論鄭氏康成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本其義也

孔氏穎達曰鄭箋楚茨四章云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於醢以授尸天子前就尸受之祝則釋

嘏辭以敕之永錫爾極即嘏辭之畧也特牲士禮尸親嘏主人少牢大夫禮祝傳尸命嘏主人二者皆取黍而已天子禮尸徧取黍稷牢肉擩于醢以嘏者尊卑不同故禮數有異

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挂音卦

正義鄭氏康成曰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季小也實于左袂挂袪以小指者便卒角也少牢饋食禮曰

興受黍坐振祭嚌之　賈氏公彦曰挂袪以小指者左手執角右手挂袪以小指不干左手也飲酒之時恐其遺落故挂以小指便卒角也　敖氏繼公曰左執角為右手將有事也拜不奠爵受黍不祭皆異於大夫也季指左手之小指也挂袪於指以黍在袂中故也古者袪狹於袂然猶挂之者慮拜時或遺落也

李氏如圭曰內則曰詩負之孔疏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奉承之義也

案疏謂左手執角右手挂袪以小指亦通但玩經文似用右手實黍於左袂既則以左手之小指禁持之而已以袖口本狹故也當從敖氏為安

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

正義敖氏繼公曰出亦執角以出籩虛籩也　鄭氏康成曰變黍言嗇因事托戒欲其重稼嗇嗇者農力之成功　賈氏公彥曰少牢云宰夫以籩受黍主人嘗之此主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士賤故也

右尸酢主人搬

筵祝南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自房還時　敖氏繼公曰筵祝蓋於其立處之西亦有司為之下放此

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之　敖氏繼公曰士虞與少牢禮皆云祝與佐食坐受爵此不言坐如之可知

設葅醢俎

正義敖氏繼公曰葅醢葵葅蝸醢也　鄭氏康成曰葅醢皆主婦設之佐食設俎賈疏前獻尸時葅醢主婦設之此設葅醢亦主婦可知必牢主人獻祝佐食設俎此亦佐食設俎可知

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

正義敖氏繼公曰此離肺也記曰祝俎離肺一當奠角乃興取肺坐絕祭嚌之既執角乃祭酒不言奠角

執角與絶者亦文畧耳

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

正義敖氏繼公曰肝加于俎避尊者禮也下文主人主婦之儀亦放此少牢禮曰不興加于俎

案凡從獻之肝膰尸或加于豆或加于肵不反之正俎者以正俎神俎也尸出將徹猶改設于西北隅其餘若祝俎則徹而歸於家主人主婦俎則徹而為燕

時之庶羞故無論肝與膰皆可加於正俎也經前後言加於俎者放此

酳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

正義賈氏公彦曰上獻祝有俎此獻佐食不言俎者上經云執事之俎陳於階閒佐食亦在其内下記云佐食俎觳折脊脅是也又下經獻賓長節注云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於獻兄弟以齒設之若少牢獻

佐食俎即設於兩階之閒西上大夫將賓尸故即設

佐食俎至賓尸時無之　敖氏繼公曰上不言坐故

於祭見之

案佐食北面拜亦於户内牖東主人拜送答拜亦西

面與少牢同祝祭酒而啐佐食祭而不啐亦禮畧也

右主人獻祝佐食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

正義鄭氏康成曰亞次也次猶貳主婦貳獻不夾拜

者士妻儀簡耳賈疏決少牢主婦亞獻尸時夾拜此士妻下之故云儀簡　敖氏繼公曰亞獻更用爵以見主人之用角者有為為之耳獻以爵正禮也獻尸不夾拜辟内子禮

通論陳氏祥道曰士虞主人獻尸以廢爵主婦以足爵賓長以繶爵鄭謂繶猶屨之繶繶爵者口足閒有篆也主人廢爵未有足主婦足爵未有篆賓長則篆口足而已以虞未純吉也然則吉祭之爵其益文而加篆與

餘論朱子曰祭禮主人作初獻未有主婦則弟得為亞獻　呂氏祖謙曰主人初獻亞獻終獻以諸弟為之

案明堂位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禮器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蓋日東月西陽倡陰和降而卿大夫士亦莫不然故曰同承宗廟之重也後世宗法廢其嫡子與庶子無别嫡子婦與庶子婦亦無以異婦人又多不嫺於禮而亞獻或

議以諸弟代之蓋欲以濟禮之窮然去禮之初意遠矣

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

正義鄭氏康成曰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大夫之妻拜於主人北西面　賈氏公彥曰少牢禮主婦入戶西面拜獻尸注云不北面者辟君夫人也大夫妻貴辟君夫人士妻賤不嫌與君夫人同

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

正義鄭氏康成曰兩籩棗栗棗在西賈疏下記云棗烝栗擇士虞禮云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　敖氏繼公曰宗婦贊豆籩户外坐士祭禮然也少牢禮主婦與贊者授受于室中亦異者也士虞禮籩設於會南此宜如之不云會者可知也案少牢内子薦四籩宜有贊者此兩籩耳而亦贊吉祭異於虞且與設饌時敦鉶相變也主婦亦當坐受之

通論孔氏穎達曰士不賓尸故設兩籩大夫主婦正

祭不設籩以當日賓尸也天子諸侯明日賓尸故正祭亦設籩　賈氏公彥曰特牲少牢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

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

正義鄭氏康成曰籩祭棗栗之祭其祭之亦於豆祭

賈疏有司徹云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是籩豆同祭於豆閒也

敖氏繼公曰惟云尸受則是祝皆取二籩之祭以授之也亦左執爵乃受之

案豆祭無論兩豆四豆皆尸自取兼祭以其近也籩稍遠於豆士二籩則祝贊祭大夫四籩則尸取其二祝贊其二授而兼祭

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燔音煩

正義鄭氏康成曰燔炙肉也賈疏詩云載燔載烈注云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烈則炙也彼以燔炙相對此注云炙肉者燔之傳火亦炙類也　孔氏穎達曰取肉之肥大而美者加火燔燒以為從獻之用　敖氏繼公曰尸取燔於俎乃云受者羞燔者執俎以進

之亦相授之義也此亦左執爵乃受燔

通論孔氏頴達曰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

羞燔者受加于所出

正義敖氏繼公曰尸反其燔於俎羞燔者則以俎受之也既則執之以加於所　鄭氏康成曰出者俟後事也賈疏俟主婦獻祝之時更當羞燔於祝　賈氏公彦曰上文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至獻祝時以肝從不言其人明亦

賓長可知此下文主婦獻祝燔從如初明亦長兄弟羞燔可知

案尸加肝於豆者為嗣舉奠將以授之也燔則嚌之而不復用矣然不可加之正俎又無自反於肵之禮故反之長兄弟而代加焉已後凡加於肵者放此

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送者送卒爵　敖氏繼公曰初亦主人儀

酢如主人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酢主婦如主人儀者自祝酌至尸拜送如酢主人也賈疏自祝酌至尸拜送已上則如之其異者不並取不易爵辟內子賈疏上尸酢主人時不易爵此主婦受酢亦不易爵可知少牢云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是其易爵也男女不相褻爵所以今褻爵者辟內子

案男子不承婦人爵婦人有時承男子爵故主婦褻尸爵又尸酢主婦男女不嫌相授受者祭統云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不相襲處所以示別也

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授祭主婦左執角右撫祭祭酒啐酒

正義鄭氏康成曰撫授祭示親祭佐食不授而祭於地亦儀簡也賈疏少牢大夫妻上佐食授祭主婦西面於主人之北受祭祭之此佐食祭於地主婦撫之而已故曰亦儀簡亦者亦前不夾拜也　敖氏繼公曰房中南面主婦之正位也經因事見之祭亦謂黍稷肺祭也佐食授祭主婦撫之而不取亦異於内子也既撫則佐食以祭置於地

入卒爵如主人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室卒爵於尊者前成禮明受惠也　敖氏繼公曰主婦入於室中北面而立飲如主人儀謂卒爵拜尸答拜也入室卒爵亦以向者於此拜受故也

右主婦獻尸尸酢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

正義敖氏繼公曰主婦當更洗於房中乃酌獻祝畧

如内子之禮蓋男子不承婦人爵也初儀即主人獻祝之禮此惟無祭俎一節餘則如之也籩與豆燔與肝雖異其祭之之儀則同故亦蒙如初祝亦兩籩其設之棗在菹西栗在棗南

案籩亦祭於豆燔亦反於俎

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

正義鄭氏康成曰及佐食如初如其獻佐食則拜主人之北西面也　賈氏公彦曰佐食北面受獻主婦

不宜同面拜送言如初明同主人西面拜與內子同

敖氏繼公曰及謂獻及之也初者亦主人獻佐食之儀少牢禮主婦獻祝及佐食皆西面於主人之北答拜

案爵亦奠於內篚如少牢禮

右主婦獻祝佐食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亞獻也賈疏主婦亞獻承初獻後賓長又承亞獻後

敖氏繼公曰不言洗爵升酌可知也如初謂尸拜受主婦拜送也　賈氏公彦曰自賓三獻爵止至酢於主人此内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於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婦三也主人致爵於主婦四也主婦酢主人五也尸舉奠爵乃酢賓六也賓獻祝七也獻佐食八也致爵於主人九也致爵於主婦十也酢於主人十一也

案羞燔亦長兄弟

爵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　賈氏公彥曰尸三獻祝與佐食亦得獻主人主婦未得一獻是神惠未均奠而待之待主人主婦致爵也案下文衆賓長為加爵如初爵止注云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止得一獻亦言均則不以爵數為均直據得一獻則均也

敖氏繼公曰尸於舉爵之末亦欲主人而下皆受舉

爵之禮故止爵以見其意於是主人主婦交相致爵既而遂獻賓以至於私人而終尸意焉其爵止之節在羞燔者出之時也賓長亦出而復位

案宗廟之中尸為尊主人主婦次之原宗祖之心則主人主婦在所先緣子孫之心則接神事尸者在所重故主人主婦未致爵而先獻祝佐食者敬吾之親則當敬其事吾親者使之必先報之也祝與佐食既畢獻而主人主婦相繼而布席者父子一體而夫妻

胖合明其為宗廟主也然則曷為不致爵於三獻之先禮未成也曷為不致爵於三獻而尸卒爵之後尸未示意也惟賓獻而爵止尸不言而子孫可默喻焉故遂緣尸意而達之耳

右賓長獻尸爵止

席于戶内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　敖氏繼公曰設席蓋於主人所立之處之南席亦南上

未受爵而設席變於大夫

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注今文曰主婦洗酌爵

正義敖氏繼公曰是亦獻也乃不云獻者酒乃已物不可以獻為名故謂之致爵亦拜受於席　鄭氏康成曰主婦拜拜於北面也

案爵取之內篚即亞獻及佐食畢而以入於房者也

鄭知主婦北面拜者少牢不賓尸主婦酌致主人户

西北面拜送爵

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贊亞獻也賈疏上主婦亞獻時宗婦執兩籩此云贊豆如初明贊豆之時與贊籩同主婦薦兩豆籩東面也賈疏以主人西面故知也

敖氏繼公曰宗婦贊者亦一人既授兩豆復取兩籩於房經第言贊豆文省耳如初戶外坐也主婦受於戶外而設於席前其豆則菹在北其籩則棗在菹北栗在棗西也設豆東面設籩南面

案尸席東面故葅在南醢在北棗在西栗在東主人席西面故葅在北醢在南棗在東栗在西惟葅北醢南故須東面設惟棗東栗西故須南面設敖氏說非

注更客也

俎入設

正義鄭氏康成曰佐食設之賈疏有司不賓尸者主婦致爵於主人時佐食設俎

敖氏繼公曰設於豆西

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

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 注古文挩皆作說

正義鄭氏康成曰絶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賈疏少儀注云提猶絶也不絶中央少許者 豕亦然挩拭也挩手者為絶肺染汙也刌肺不挩手 賈疏刌肺先已斷絶不須以手絶之

敖氏繼公曰贊祭薦蓋以籩祭授之祭也離肺之儀鄉飲酒備矣

案通上文觀之則主人主婦俱祭肺離肺備但祭肺在尸俎離肺則各在已俎耳

通論孔氏穎達曰尸尊雖於俎取祭反之皆坐其餘人取祭反之不坐惟祭時坐耳葢俎有足故須立而就俎取所祭肺坐祭祭訖乃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為之也

案尸所以得坐祭者以有祝佐食為之贊祭肝從左執爵取肝揳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一酌而備再從而次之亦均賈疏上主人獻

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今一酌而肝燔從則與尸等故云亦均亦者亦上酒均於室中

於席末坐卒爵敬也　敖氏繼公曰宗人既受肝則主人復右執爵矣一進酒而兩進從俎者欲其與尸祝之兩獻者同見其尊也主婦禮亦如之席末席上之北於此卒爵近於受爵之處也鄉者受爵在所設席之北不降席者亦因尸禮也

案羞肝者亦賓長羞燔者亦長兄弟既羞則各以其俎出主人所嚌者宗人受之以宗人專相主人之禮

事也鄉飲射禮啐酒於席末卒爵於階上此飲於室中故啐酒於席上而卒爵於席末所以别於尸祝

存異李氏如圭曰坐振祭重出坐字可疑　敖氏繼公曰坐字衍

案禮記少儀云有折俎者取祭不坐燔亦如之疏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既在俎則取時亦不坐據此凡從獻之俎實皆興而取之既乃坐而祭也此經不曰興文省耳少牢賓尸次賓羞燔亦曰坐振祭則坐字

非衍明矣

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酢不易爵者禮婦人承男子後多不易爵則其自酢又可知矣主婦自酢者主人辟尸不敢酢主婦主婦達其意也下自酢之義皆類此内則凡女拜尚右手左字非誤則衍

案主婦執爵拜亦尸内北面與少牢同立飲拜既變

於男子禮

主婦出反于房

正義敖氏繼公曰反奠爵於篚

右主婦致爵于主人自酢

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

主人西面答拜注今文受爲授

正義敖氏繼公曰不言升酌文省耳主人於主婦亦

謂之致爵者夫妻一體也主婦席南面變於大夫不

賓尸之禮也亦拜受於席此席蓋於房中之北堂
案祭而有席者自尸而外惟祝與主人主婦而已凡
房中婦人南面丈夫西面者其正也

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

正義敖氏繼公曰豆亦兩豆兩籩俎牲俎也從獻肝
燔也皆如主人謂其受爵以前之禮也所異者其不
用贊與　李氏如圭曰少牢下篇賓致爵於主婦其
俎亦佐食設之

案一酌而豆籩俎從獻備故曰皆如主人見主婦尊也

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别　賈氏公彦曰堂下篚實二爵一尸奠之未舉一致於主婦此更者更取房中之爵以酌酢酢訖奠於下篚　敖氏繼公曰更爵更取在内篚者也男子不承婦人爵雖自酢猶

更之內篚在洗東乃不因而洗之者以其自醋也自
醋而不洗亦因尸之醋禮也此醋亦在房中西面其
他儀皆與主婦自醋者畧同惟卒爵則坐與主婦異
耳位室中之位凡男子易爵於內篚惟醋於房中者
得由便為之不然則否
通論賈氏公彦曰祭統云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
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是天子諸侯皆有夫婦
致爵之事但少牢賓尸受致不酢不賓尸受致又酢

不致士受致自酢又致各不同也

右主人致爵于主婦自酢

案主婦與主人之交致爵在三獻爵止之後緣尸之意而達之也蓋神惠之均徧莫先於主人而相和相敬尤宜於主人主婦交致爵而酢焉所謂妻子合而父母順者其在於斯矣故下文三獻乃作

尸止爵焉

三獻作止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也舊說云賓入户北面曰皇尸請舉爵　敖氏繼公曰致爵之禮成亦足以少塞尸之止爵意矣於此而作止爵宜也若俟畢獻乃為之則久畱尊者之爵非所以為敬

尸卒爵酢酢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

正義楊氏復曰上文賓三獻尸爵不舉故未得獻祝

與佐食待主人主婦致爵又酢神惠已均尸乃舉爵酢賓賓獻祝及佐食禮之序也　鄭氏康成曰洗乃致爵為異事新之賈疏下篇不賓尸洗爵致於主人注云以承佐食賤新之此云為異事新之者異事則是承賤承賤後則事異言雖不同理則一也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賈疏嫌獻佐食亦有燔從故辨之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　敖氏繼公曰賓獻祝亦北面拜於戶西獻佐食亦西面拜於主人之南賓既獻佐食則室中之事畢矣乃復致爵者因上

禮也皆皆尸卒爵以下也自尸卒爵以至及佐食如主人酢獻之禮也致於主人者如主婦致爵之禮致於主婦者如主人致爵之禮𣅀從者如亞獻祝及致於主人主婦之禮言此則是從獻之物僅有此耳亦見其殺於初者也　賈氏公彥曰此獻尸祝無肝從故經惟云燔從如初

案少牢賓尸賓酳致主人而不致主婦不賓尸則賓致爵於主婦此則主人主婦交致爵而賓又致主人

致主婦皆禮之互變也善事親者能得人之歡心以事其先主人不先獻賓而賓先致主人何也以祭言之則賓在三獻之列而諸在庭中者不敢竝焉以分言之則卑者也且立賓所以事尸尸方欲行室中之惠則賓之致爵亦所以善承尸意也夫而後室中之禮成而庭中之禮起矣

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 敖

氏繼公曰更爵不言降與升酌又不言如初亦文省

致於主人主婦乃惟酢於主人者為禮主於尊者也

賔更爵自酢其意與主人之自酢者同

案致爵則兼主婦酢則主於主人經凡主人徧獻衆

賔而後專酢於賔長即此例也

右賔作止爵尸酢賔賔獻祝佐食致于主人主婦

自酢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賔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初如視濯時主人再拜賓答拜三拜衆賓衆賓皆答再拜者　敖氏繼公曰階下當有前字初謂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也將獻而旅拜賓賓一人辭洗則是助祭之賓其尊卑但與鄉飲酒之衆賓同耳

案三獻之賓設折俎於階上繼則降設於階下而無席位比鄉飲射之三賓亦已殺矣又祭自視濯以後堂下之衆賓皆與執事故主人拜賓長遂拜衆賓與

鄉飲射之禮異且以别於少牢賓尸南面旅拜之大夫禮也

洗賓辭洗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賓而洗爵為將獻之　敖氏繼公曰少牢下篇云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於篚

興對

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

答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獻賓蓋西南面　鄭氏康成曰就賓拜者此禮不主於尊也賓卑則不專階主人在右統於其位賈疏賓西階上北面以東為右主人位在阼階故云統於其位　賈氏公彥曰案鄉飲酒鄉射賓主獻酢各於其階至酬乃同階此因祭而獻賓所尊者尸也又賓卑不得專階故就之

案分庭揖讓而酌獻同階比之鄉飲酒如介禮

薦脯醢設折俎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節解者皆曰折俎不言其體畧云折俎非貴體也賈疏節解牲體升於俎故名折俎與牖折同名其折義則異下記云賓骼骼非貴體上賓骼衆賓儀賈疏儀者尊體盡儀故畧云折俎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公有司設之　賈氏公彦曰尸祝等俎經不言牲體亦不言折以其體貴故也此賓俎不言牲體而言折明非貴體有司徹云司士設俎此下文云有司在門西則此設俎者也　敖氏繼公曰自賓以下其設薦俎者皆以私人為之與

案折牲體則言折俎折體骨則第言折不言俎此經例也注云折俎非貴體亦對上文室中房中之俎言耳若鄉飲射燕雖肩臂脊脅具亦通以折俎稱不可泥定

總論陳氏祥道曰特牲尸之牲體九祝三主人與主婦五佐食三賓一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而下皆殽脀此尊卑之辨也

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

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酢奠爵拜賓答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賈疏賓不敢與主人為敵故主人酌自酢以達賓意若鄉飲射賓皆親酢主人以賓尊行敵禮故也　敖氏繼公曰豆亦兼籩言也賓云卒爵拜主人云奠爵拜文互見

案受爵酌酢亦如介禮少牢猶然惟徧獻衆賓畢乃酢為異耳

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

位如初薦俎從設

正義鄭氏康成曰位如初復其位東面少牢饋食禮宰夫執薦以從設於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於薦東是則皆公有司為之與　賈氏公彥曰賓位在西階下東面今受獻於西階上執祭以降西面奠於其位明復西階下東面位也　敖氏繼公曰云位如初嫌既獻則位或異也　李氏如圭曰執祭謂脯也

右主人獻賓長自酢

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辯音遍後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衆賓立飲賤不備禮鄉飲酒記曰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備盡也盡人答拜　敖氏繼公曰立飲亦為不拜既爵也其說見鄉飲酒禮與其記辯謂皆有薦俎也其薦俎亦於每獻一人則設之其答拜亦在每人受爵之後　賈氏公彦曰公有司獻在衆賓後

案先言薦俎而後言辯可知獻畢旋薦而後更獻也

與少牢徧獻乃薦異其酌亦主人徧為之

通論方氏慤曰必獻賓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

李氏如圭曰坊記云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

右主人獻衆賓

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勺時灼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

卑異之就其位尊之兩壺皆酒優之賈疏設尊之法皆有玄酒今兩壺皆酒無玄酒優之也先尊東方示惠由近禮運曰澄酒在下賈疏謂壺尊亦飲在下者酒是三酒賈氏公彥曰上文獻賓及兄弟皆酌上尊獻是嚴正故得與神靈共尊至旅酬禮褻故不敢酌上尊先尊東方乃設西方者東方主人位西方賓位見酒由主人來也　敖氏繼公曰為賓及兄弟設之也設尊於堂下者欲其便且別於大夫禮也兩壺皆酒別於上尊也西方之尊其在西階西與

案加勺亦南柄北面酌也與堂上之尊同庭中凡四尊尊必朋設東西階下分賓主人黨也宗廟之禮尊者主於敬親者主於愛以敬為主故酳尸而不敢酬况於旅乎少牢不賓尸亦獻而止矣少牢賓尸而後尸舉旅行酬則殺乎正祭矣以愛為主故尸加爵而爵止亦欲與於祭者之無不醉也况主祭者乎一舉觶為旅酬始再舉觶為無算爵始而凡鄉飲射燕合情同愛之禮皆視乎此矣

通論孔氏頴達曰記云澄酒在下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稍卑之故陳於堂下　賈氏公彦曰案司尊彞職四時之祭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特牲壺尊在下者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堂下無尊者大夫尊辟人君故也

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酌西方者尊賓之義　敖氏繼公曰於此酬賓終正禮也酬賓於西方故酌西方之

尊酬於下者宜近賓位便其奠之

案西階前南於階正當賓位之東鄉飲酬賓在階上而此在階下者以賓位本在下也飲射主於燕賓則賓在堂上祭禮主於事尸則賓在堂下

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

正義鄭氏康成曰西面者鄉賓位立於西階之前賓所答拜之東北賈疏主人西面授賓北面答拜明主人不得過於賓　敖氏繼

公曰此賓主之拜亦皆北面少牢下篇云主人奠爵於篚對

主人奠觶于薦北

正義鄭氏康成曰奠觶於薦左非為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賈疏神惠右不舉生人飲酒左不舉今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故奠於左與生人相變）

敖氏繼公曰不授而奠酬之正禮薦北薦左也既奠則復位北面拜文不具耳此奠觶於庭皆將舉者也而或在薦左或在薦右各從其便不取奠

者於左將舉於右之義也

案上文賓北面拜拜受也從無賓拜受而主人不拜送之禮故敖氏謂文不具

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還音旋

正義鄭氏康成曰還東面就其位薦西賈疏云還東面則賓初坐取觶薦東西面可知　敖氏繼公曰賓坐取觶興象受之也賓取觶亦西面還而東面拜謝主人之奠觶也執奠觶而拜所以見其意奠而不辭既則以拜謝之皆變於

飲酒之儀也

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奠觶薦南明將舉　敖氏繼公曰東面而奠於薦南亦便也復位主人復阼階下西面位

案以下文及少牢覿之則奠觶薦右者或舉或不舉故敖謂取其便也凡飲射燕無舉奠酬者祭則有之蓋飲射燕皆正賓也不可以盡人之歡祭則尸為主

賓非正也不可不廣神之惠

右主人酬賓長

案獻酢酬三者具而禮成故獻之禮成於酬賓主之正禮然也此主人酬賓所以成獻賓之禮少牢下篇亦酬尸以賓尸在堂則以賓禮事之也特牲但酬賓而已尸則不敢酬之以其在室神之也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於

酬先成賓禮此主人之義亦有薦脀設於其位下記賈疏云長兄弟及宗人折是也私人爲之與　賈氏公彦曰云如賓儀則長兄弟初受獻於阼階上時亦薦脯醢設折俎於阼階上祭訖乃執以降設於下位也　敖氏繼公曰獻於阼階上異内外也獻亦西南面賓賓長也如賓儀兼酢言

案賓俎公有司設之記云公有司獻次衆賓此兄弟俎私臣設之記云私臣獻次兄弟鄭意以其班應爾

也

右主人獻長兄弟自酢

洗獻衆兄弟如衆賔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卑而必為之洗者顯神惠此言如衆賔儀則知獻衆賔洗明矣　敖氏繼公曰獻衆兄弟與獻長兄弟之禮相屬乃為之洗者以其承已自酢之後故須洗之也然則獻衆賔於自酢之後則亦宜為之洗矣上經不言文畧耳　賈氏公彦曰私

臣職賤獻在衆兄弟後　郝氏敬曰佐食薦俎亦設於此時

案如衆賓之升拜受亦異於少牢賓尸之升受而不拜也敖氏謂主人承已自酢之後故為之洗然則鄉飲射賓長一人洗其餘經無文者容以主人不自酢之故與

右主人獻衆兄弟

洗獻内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兄弟內賓宗婦也賈疏下記云內賓宗婦彼注云內賓姑姊妹宗婦族人之婦若然兄弟者服名故號婦人為兄弟如衆兄弟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於其位而辯內賓位在房中之尊北賈疏下記云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不殊其長畧婦人也賈疏上獻賓於西階上獻衆兄弟於阼階上皆殊其長此不殊畧也有司徹曰主人洗獻內賓於房中南面拜受爵賈疏引有司徹者見此內賓受獻時亦南面拜受爵敖氏繼公曰獻之蓋西北面

案內兄弟贊主婦者亦在焉旅酬則主婦爲始獻則主人爲主婦人統於丈夫不貳尊也　下記注云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又云內賓之長取觶酬宗婦之姒宗婦之姒亦取觶酬內賓之長是均也若獻而殊其長則長者須另爲班房中迫隘且於時不暇故畧其禮與少牢同也然論房中之立位則內賓爲長何則北堂者主婦位也內賓南上宗婦北上是宗婦之長統於主婦而主婦不兼統內賓之長也下注云

内賓之長南面答拜而不言宗婦謂酢也則首獻内賓之長可知矣

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爵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内賓之長亦南面答拜　賈氏公彦曰獻時不殊其長酢時猶如賓及兄弟殊其長　敖氏繼公曰更爵亦在房中者也獻畢乃酢其長亦猶賓致爵於主人主婦而受爵酢于主人之義也不言酢儀其禮可得而

推故耳

案主人酢於内賓之長出房主婦則洗觶酌西面以酬内賓之長奠觶拜内賓之長西面答拜主婦坐祭卒觶拜内賓之長答拜主婦洗觶酌奠於薦北内賓之長東面坐取觶還西面拜主婦答拜内賓之長奠觶於薦南復位此奠觶為房中旅酬之始

右主人獻内兄弟自酢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五